見聞隨筆

見聞隨筆卷一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盧忠烈公靈顯

盧忠烈公側室某夫人墓、在張渚山中。道光初年、有土人欲赳城隍廟於夫人墓前。向盧公裔孫某秀才買墓前餘地。秀才貪利賣之。土人大興土木、三間木料已豎起。尚未蓋瓦。一夜風雷大作。將木料一齊斬斷。留二尺柱根在地。餘皆飛去。不知所止。是年賣墳地秀才、入盧公祠祭奠跪拜之時。噴血而亡。盧公之靈顯如此。余曾

刻盧公軍中七夕歌墨蹟於寶稧室法帖內。久已傳世。同治四年乙丑之夏。余在陽羨。復見盧公軍中七夕歌墨蹟於方橋盧品珊秀才安國處。此歌本金陵蔡氏寶藏之物。兵燹後流落茶坊。品珊見之。以番銀一元購得之。余題詩曰。方橋小泊盧君到。貺我軍中七夕歌。報國精忠懸日月。感時吟咏重山河。昔年慕勒公同好。眞蹟流傳幸不磨。怪底連宵虹貫月。秘藏寶墨在巖阿。

盧忠烈公軍中七夕歌

人言今夕是七夕。夏去秋來若駒隙。天孫爲織雲錦

囊。待我詩章貯冰雪。我詩不作驚人語。戈挽斜暉馬
上得四山出没昨閒雲。千里徘徊有新月明月如鈎
碧空際我心如月知何寄。烟霞冷落織女機。關河阻
越牛郎意砧杵聲聲訴别離。征人玉露又生衣。芙蓉
劍氣侵牛斗。鐵馬嘶風萬木稀。帶甲貔貅皆穩睡。我
獨披襟不成寐。感時搔首問青天。試看將星明與昧
天垣之將星甚明。登壇乃是讀書人。銅章晝卧知何
日。玉管宵披值此晨艮晨俯仰誰與同尚論千秋氣
誼雄。倏忽浮雲變今古。穿鍼乞巧非所工。等閒初試

薄羅裳怡堂處室話新涼。赤日紅塵誰氏子。重鎧身披歷戰場。世態驚心愁不了。焚香夜告天知道。野鶴孤飛亦白頭。顧我何人能却老。烏沉兎起明月出。安得長繩繫白日。春去秋來若駒隙。人言今夕是七夕。

江得投牛償債

婺源江愛李精大六壬數學。能知未來休咎。江慎修先生之門下士也。有江得者生前負愛李銀十三兩四錢未還。一夜愛李夢見江得來曰。我負君銀兩。今來償債矣。驚寤。曉起見牛闌中產一小牛。愛李心知是江得變

牛還債。異之。小牛墮地三日不知喫乳。愛李呼之曰、江得快喫乳。方能長大牛聞呼名便起喫乳。連日喫乳不歇。口愛李曰江得勿專食乳要上山去喫草牛聞言便上山去喫草。一日有買小牛客來問愛李小牛賣否。曰、賣。曰價若干。曰能彀我本錢便賣曰何謂也。曰汝休問還一價彀與否便知。客還價銀十三兩。愛李曰、尚不彀本。客曰我只帶銀十三兩零四錢。賣與不賣在你打筭。愛李曰正彀我本。賣與汝可也交易已畢。有人指牛曰江得汝欠我草鞋錢一百文亦可還我。牛聞言便脫縛

而奔買牛客曰。有能縛得牛來者。謝錢百文。牛聞言。郎奔至索草鞋錢者身旁不動。索鞋錢者縛牛牽來。得錢百文。兩債俱還。答牽牛而去。張滎春述。

董糧差聞雞言悟道

婺源董糧差、下鄉收糧。到某家坐索錢糧。晝覩蚯蚓食螻蟻。又見母雞啄蚯蚓。夜宿堂前。聞隔壁夫婦商議。明日無錢買菜待客。不如殺雞食之。糧差假聞雞謂雛曰、主人要烹我食客。汝等從今以後。無母覆翼。汝宜在家。勿妄外出。水邊多鷹。籬邊多犬。路邊多乞人。汝宜慎之。

糧差聞雞言。恍然大悟。今日親見蚓食蟻。雞啄蚓。主人又要殺雞食我。我倘食雞。食我者必有其人。冤冤相報。何時得了。到不如入山修行去。天明聞捉雞聲。糧差急止殺雞、曰我昨夜聞雞言如此。我心大悟。從此入山修行矣。將汝家錢糧劃兌。望將母雞雛雞一籠。交我帶去放生。言畢携雞籠而去。直入深山尋師出家。師見雞雛。便欲食之。徒心疑修行人如何好食雞。師笑曰。一齊帶汝西方去。免在人間受一刀。徒遂大悟。糧差之子、八十歲。為其父作佛事。倩僧七人誦經。或來八僧。其一則其

交也。張紫春述其事。余歎曰、糧差不過粗識書算之人。一聞雜言。便能大悟入道。吾儕讀書數十年。日在雞蟲爭食之間、亂兵食人之際。仍然昏昏醉夢。不知所止。蜂鑽窗紙。不知世界之甚大也。其相去何啻天淵之隔哉。愧甚愧甚。

汪徵君做五日土地

汪紫軒徵君綸章與余述鳩江女史金冷香工詩善畫蘭石。道光庚子流寓揚州。紫軒見而悅之。以五百金娶爲篷室。上和下睦。甚相得焉。冷香粧奩價直二千金。來

時二十一歲。未有所出。妻生三子。長茂才、次縣丞、三業儒、尚幼。冷香入門後二十年。紫軒家道中落。冷香愁之。謂主人曰、我母無子。尚有多金存在母處。曷不送我歸甯。籌得阿堵物。亦可救家貧耳。主人從其言。送之歸揚州。其母適病。無金可措。西冦又來犯揚。冷香脚氣不能行。因促主人出城回通州。大哭而別。後數日賊果入城。冷香與其母投井死。後紫軒作落葉詩。有本欲交加拂雲表。緣何飄泊到籬根。回首栽培空着力。傷心風雨竟無情之句。爲傷冷香而作也。旋踵長男次男相繼而逝。

同治甲子春間紫軒病兩月。一日氣閉。心頭尚暖。七日還陽。自言夢至閻君處。見判官手持官照執憑龍鳳雙蟠。心焉慕之。判官曰與汝無分。又持一憑上有三紅圈者。紫軒心欲得之。判官曰此汝執照好去做土地紫軒領照出。乘輿至一處。小屋數間。無幕賓差役五日彈琴詠詩而已忽見差來傳去見閻君。閻君謂之曰、有三男子一婦人、訴冤告汝。吾已代汝排解。汝速還陽尚有十八年衣祿。光景校前稍佳。紫軒細視訴冤婦人。卽冷香也。異哉。冷香之罪紫軒也。豈冷香之蹤嘗索金。其謀出

自紫軒耶何宄之訴也。紫軒還陽訃氣。閉時已七日矣。人謂紫軒二子。繼殂皆負冷香之報也。未免言之太過。更覺疑團愈不可解。噫。

湯夫人德報

南通州泰節母湯夫人。好善樂施。美不勝舉。子惟一。孫長治。曾孫兆慶。元孫保泰。來孫堃元。俱已科第世其家。

孫進士德報

南通州孫遜庵進士。知某縣事。除夕內衙家宴。胥內團圞。曰我等家人團聚。豈不快樂。牢獄中犯人。誰無父母

誰無妻子。獨處獄中。豈不苦惱。遂下令放囚還家過年。約明正初三日歸獄。明正到期。衆囚歸獄。尚少五囚未到。孫因此挂誤去職。後入北燕。郎中延元知縣。銘恩翰林侍郎安徽學政。登瀛翰林郎中。五代進士。積善之報。有如是者。汪紫軒口述。

玉人

吾友丁月湖理問淩說通州汪莊滕茂才。夢一玉人並行。醒後從骨董家見一玉人。以重價購得之。愛而佩之。玉人不去身。甲子十一月金陵鄉試。莊滕在闈病作。迺

與生代調湯藥得不死。問生名則人玉也。芷塍感人玉之德。即以玉人贈之。芷塍歸家。玉人又在家中。心異之。乙丑三月初六日芷塍歸道山。玉人遂失所在。芷塍名紀章。甲子科薦卷。士林惜之。余曰。夢中之玉人。即闈中之人玉也。調藥之人玉。即在家之玉人也。玉人報德。宛轉換形。人亡玉去。其故何哉。仙耶鬼耶。則吾不得而知矣。今年余游尤園看花題壁。有子規杜宇形聲幻。蝴蝶莊周物我忘之句。用以持贈玉人。不知玉人以爲然否。呵呵。

于明經德報

文登大水泊于卧南業明經吾堉漢卿之祖也家小康借本千金到江南販麥返至山東遇大旱飢民無算遂以千金麥賑濟飢民空手無顏回家怕見親友無銀還債復來江南到淸江寓蔣家六陳行予告之故蔣老大敬重于公之盛德遂借于公千金之麥復販山東于公得麥言歸得利三倍除還蔣本尙穀還債從此不復販麥矣子顧發字芝崖官至淮揚兵備道孫昌進字湘山茂才官至南河觀察昌遂字漢卿廩膳生直刺軍功保

舉知府、昌運字菊農孝廉博學著書曾孫實之字竹虛茂才官大令。賚之字書雲茂才贊之茂才鎡尹贊之字閒庭軍功保舉知府。寶之字少湘茂才鎡守、資之字希瑤司馬贊之字六颺鎡使。賀貴之字吉雲茂才縣丞、貴之字和伯理問。員之字次鶴通判。科名仕宦、代不乏人、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願世之爲民父母者。大發慈悲救苦救難之心。拯民水火之中。加之衽席之上。將見盜賊不討而自、平海內乂安。豈止一家之慶也哉。

衣鬼現形

江都李承白宣謝茂才工詩偶寓石港大慈閣余適遇見遂訂忘年之交談及某村某士人家小康以十三千錢買月白縐紗大羔皮袍一件裏襟微有血痕置之榻上無風自動穿到身上背後如有人曳襟行亦曳立亦曳心異之遂脫衣不着作疏焚衣以還衣主越一日侵晨有客求見坐談片刻告辭而去某使人跡之知其寓處以便回拜家丁隨後客繞轉灣追之遂不見矣回報主人主人大悟此必衣主之魂來謝還衣也年近三十衣月白縐紗羔皮袍即與焚衣無二噫一衣之愛鬼尚

難割何況良田廣宅百萬家財一旦化為烽烟其悵為何如哉

蚌精

山東某處有野塘月色皎潔時見一小童騎白馬循塘而走人逐之便入水遁去見之者多遂車乾塘水見一大蚌如團筐大數十人起蚌上岸用盡氣力剝之不開因燒水煑之蚌開珠數斗盡煑爛無光土人以三十千買得蚌殼兩片裝作屏風安置中堂左右夜間放大光明如同白晝後遇識寶人以數百金購去不知所在吾

壻于漢卿親見此蚌口述如此。

夜光觀世音　附輭玉

無錫侯宦家有枯木一段安插瓶中供養淨室焚香虔禱門窗緊閉夜分時向窗隙窺之枯木上現出蓮花寶座立着觀音大士放大光明如同白日逾時乃滅名曰夜光觀世音又有璞玉一大塊如饅頭兩手捏之玉流指縫挐長便長按扁便扁放手徐徐復圓名曰輭玉余亡室張孺人言其外祖家有此二寶後被火神收去云。

余啢齋雜論

無錫余晦齋予老友也自幼力田中年始知向學以訓蒙爲活遊庠後尊甫棄養即淸齋刻苦淡於進取謂生前未盡菽水之歡天地間一罪人耳何營營名利爲且古人言學必曰存理遏欲飲食爲人生大欲即以此爲遏欲之一端何不可者嘗有詩云各行志願各修持於世多違我自知一樣春花與秋月持齋何礙太平時其命意概可想見又嘗謂近日訓蒙者皆墨守成例不以講解爲事讀書二三年全不與講一點做人道理致子弟終身夢夢習於下流此直可謂之教書匠耳按律定

罪當墮啞地獄故其爲敎雖初學童蒙必日與講孝子悌弟及善惡果報故事一二條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師道不立宜乎惡人接跡也家無儋石喜集刻善書所刻皆俚俗常言謂我鄉里人只會說家常話爲文典册性理經義自有當代名儒主張大局我何敢再贅一詞故其書雖爲世俗所傳布而自顧歉然嘗以能說不能行虛名失實適滋內疚爲歉又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衰然後閻王作詩未嘗亡詩而無當於勸懲則不亡而亡矣如此論詩亡二字似較直捷春秋褒貶尚

爲中等人說法若下等人不願流芳百世不怕遺臭萬年雖春秋亦無如之何也曾口占四句云春秋作本爲詩以今日春秋道又荒賴有輪廻參筆削那堪更說没閻王又嘗以江蘇多溺女之俗即於所居鄉仿蘇文忠公黃鄂救嬰之法量爲變通倡行保嬰善會始以三百六十文爲一會一時樂從者衆先後集捐田二百餘畝凡鄉里之貧戶生女力不能畱養者准每月給米一斗錢二百文以五月爲止五月後如萬不能養方爲代送嬰堂全其性命實則五月後小兒已能嬉笑非特不忍

再溺亦必不願送堂矣。其所定保嬰會規條刻有成書。曾爲前大府檄取數百本通飭各屬一體照辦。一時遵行者甚衆。又嘗以鄉約勸善人多厭聽。因勢利導莫如演戲。而近日梨園每習爲誨淫誨盜傷風敗俗不忍名言。向有忠孝節義等劇。又大都帝王將相名門大族比擬太高。以之化導鄉愚藥不對症。奚啻隔靴搔癢。遂作勸善新戲數十回。詞自淺近。以王法天理爲主。集成一班。教諸梨園子弟學習試演。一洗誨淫誨盜諸習。雖非陽春白雪。頗爲鄉里人所樂觀。費及數千金。一肩重

累幾致不能顧其家以致室人交謫良友盡歡人皆笑之而君晏如也又嘗因保嬰局勸禁溺女演戲自題戲臺楹聯有云演幾回舊舞新歌試看善勸惡懲現世洵多眞果報害一命驚天動地若使有男無女收場那得好團圓又有一聯云你娘亦是女你妻亦屬女胡獨你不肯養女他生也何寃他死也極寃只怕他總要伸寃嘗於演戲時衣冠登臺講說溺女果報大聲疾呼以期感動有句云一曰玆歌同振鐸百年風氣此迴瀾又云老我面皮三寸厚賺他聾瞶一齊開又云休嫌海內知

音少從此天涯話柄多。皆不事雕琢。直寫胸臆者。每與予言。予生平有四大願。一復小學。一行鄉約。一燬淫書一演新戲。因作自贈聯語有云。自晉舊頭銜。木鐸老人村學究。羣誇新手段。淫書劈板戲翻勝。若得四願圓成萬戶侯不願封也。因計所刻訓蒙各種。稿自附於小學之支流。講約頻年。舌敝唇焦。人皆有木鐸老人之誚。淫書則已奉大憲

奏准通頒禁燬。亦已躬逢其盛。樂觀厥成。新戲一事。實係世道人心大局。擔子太重。非區區寒賤窮儒所能獨任。宜其一試即退不敢再請。只好

仍倏仔肩世道大君子一肩挑去。永定章程。爲後世法。雖爲執鞭所欣慕焉。其議論往往如此。語雖近諧。而其心則良苦矣。

病篤過堂

道光丁未。余年四十有五。六月患傷寒熱症。七月水漿不入於口。身如火煅。神魂與女鬼相鬭。一夜心中自幼至壯。小大事一一過心。堂善事過心便樂。不善事過心便苦。記得先母病時。囑媪舊用婆子來服事。婆子無錫人。因好竊物。故此不用。開發回去者。裘一時昏昧、誤聽

此言。竟未去與。月餘先母見背。方命之慾。終天抱恨。此事過空。心如油煎。半時乃解。夜分時忽能自坐空。榻口稱有仙湯飲矣。病魔其奈我何。俄而陳姬以湯進。飲盡心中甚快。睡二更發一身大汗。起坐。捶壁日、願汝多福多壽。肯將仙湯愈我病也。言罷復睡。達旦遺矢。病遂大愈。能食粥。越一日起行如常。吟詠如故。越二年夏月。陳姬更衣。見左臂大瘡痂一塊。駭問始知病中自稱仙湯者。則陳姬刲臂肉湯也。口稱願汝多福多壽之言。或者先人感姬之德。而祝禱之耳。是年成兒方二歲。陳姬曰

夜服事湯藥忘却乳兒兒啼不住聲余聞而厭之婢便抱去余今年已六十有四成兒年二十有一其母年已四十有五同遭兵亂多病多憂談及病險過堂之事故縷述之以證過堂之言不我誣也

張茂才惑狐女

清河縣張賓笙恩蔚茂才、館都中惑於狐女乃兄佩紳恩封孝廉亦館都中見阿弟消瘦心怒遂罵狐媚惑弟呶呶不休不見狐形但聞狐語曰大老爺勿駡狐亦猶人耳得事仲氏殆是前緣乃兄曰狐非人類何苦纏人

狐曰、大老爺今之人居心行事。不如狐者多矣。乃兒無言可對。負慚而去。此事聞揚州高蓺生朶畫史所述。即丙寅三月間事也。

雷公顯靈

同治四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如皋東鄉。雷擊死一男一女、震活一嬰兒、初聞其事。不知其故。今年六月五日聞高蓺生述、趙芝林定邦太守從如皋來見一奇事云、如皋東鄉。某家有田百畝有錢千貫。夫婦二人。一生行善。膝下無兒。過繼循子爲嗣。嗣子成室、嗣父年五十餘。

嗣母年四十餘。忽然有娠。將要分娩。嗣子到百里外。賄銀五十兩。囑穩婆害殺嗣母生子。歸告嗣母曰、某處穩婆最穩當。兒已倩之。嗣母不疑嗣子有惡心。曰好。後數月嗣母分娩。穩婆受生。墮地無聲。男孩氣閉。埋之田塍。嗣父憤極。走到城隍廟。敲鐘擊鼓。哭訴城隍。說一生行善。五十餘歲。纔得一子。還是死者。天道無知。神心何忍。還我靈應。心始甘休。日夜哭訴不休。第三日。片雲纔起。雷聲大震。穩婆手捧寶銀一錠。與嗣子並跪田塍。一同擊死。震活嬰兒。呱呱而泣。觀者如堵墻。即乙丑十二月

二十八日事也余曰貪財害命。奪則殺之行善得子。奪則活之善惡之報如此昭彰特爲書之爲世之行善者勸行惡者戒。

王少枚遇害

宜興王少枚明經善古文。宗姚惜抱年二十餘。好爲訟師。年近四十始懺悔前愆勉爲正士。生三子皆能讀書。作文有二女著有文集百餘篇行世。世居鍾溪橋。余於咸豐三年避地宜興和豐橋芙蓉園因馬小梧孝廉始識少枚。少枚曾爲先大夫作墓表。刊在先大夫詩文全

集中又會爲余作詩序。庚申之變。宜興失守。賊擄少校命爲鄉官。令斂錢收稅。鄉人恨之。俟賊目歸城。便聚衆黑夜到少校家。先殺其妻與二子。繼殺少校。獨留二女不殺。辛酉八日。余從陽湖東洲村買小舟回宜興。探弟妹消息。舟過鍾溪。泊岸訪問少校蹤跡。土人言其遇害如此。人言其好爲訟師之報云。

李野渡善報

李野渡荆溪縣善人。以仁存心。力行善事。如賑飢救困育嬰義學諸善舉。無不竭力盡心。紳董敬之。重之。有司

聞於　朝得　恩賜七品以榮其身子友琴名璜少時與余爲總角交善鼓琴師韓古香先生余學琴於戴佩蘭師友琴弱冠後遂決意離鄉到吳門從師習錢穀逾年學成遂爲諸侯賓得大名至老不衰余寓吳門刻書刻帖二十餘年與友琴交最久數十年如同一日庚申之變友琴得先出城旋到上洋就吳曉帆觀察館居然無恙視余失計陷處危城七閱月其苦樂爲何如哉友琴爲人好善樂施大有父風年長余一歲援例捐納授知縣爲乃祖乃父請封二代子二長捐知縣次捐同知

名爲其生母請封。人稱其尊人好善之報良然

見聞隨筆卷二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族祖夫舟公德報

族祖夫舟公積數年之穀、賑饑不足。又賣田買米賑濟。而家遂貧。此乾隆甲子年事。其曾孫康以嘉慶甲子登賢書。旋成進士。子孫繁盛。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也

曾祖存齋公行畧　太祖母曹太恭人附

先曾祖存齋公、博學好善。治家嚴肅。村中少婦有倚門觀望者。必叱之曰。無規矩。還不進去。人咸畏之。大祠倚

譜。凡有螟蛉子。夜來子。血抱他人子爲已子俗名爲夜來子姦生子。男女野合所生爲姦生子羣起爭論。不許上譜。口稱異姓亂宗。紛紛聚訟告知存齋公如何判斷。免其凶終。公笑曰。但願天下人皆肯姓齊。豈不甚妙。毋多爭。准其一槪登譜。一言排解。通族感德不盡。公壽至九十四歲。無病而終。先太祖母曹老太恭人。蘇州人。年十九歸曾祖存齋公爲繼室。公年五十九歲。大凡村中有急難事。如鬻子婦。賣生妻。溺女。繈男。生不能養。死不能殮者。曹太恭人知之。必曲爲轉回。設法周濟。如此善舉。不一而足。先大夫宰粱溪時。

爲曹太恭人慶八十壽鄒相國炳泰祝壽聯云有子有孫皆成名進士多福多壽是爲太夫人及至九十先大夫需次蘇省告假返宜興東撒珠巷春暉堂爲曹太恭人慶九十壽唱戲稱觴賓客極盛潘三松封翁奕雋親書壽匾曰六代同堂壽聯云無所不順之謂備後得主利而有常大福大壽人人羨慕不置是年戊子十二月十七日考終之時謂先大夫曰汝母迎我來一笑而逝三日入殮面如生

祖母俞太恭人行略

先祖母俞太恭人婺源西園人年二十一歸先祖雨峰
公爲繼室事舅姑惟謹撫前祖母子如已出乾隆壬辰
先祖選授廣東始興令迎曾祖父母於官太恭人爲官
廚飲饌不潔自治中饋爲羹湯以進癸巳生方氏姑甲
午先大夫生待雨庶祖母如妹愛其子女逾於所生甲
辰遭先祖大故太恭人號泣絕粒念舅老孤幼强起飲
食孤苦伶丁扶櫬歸里爲先大夫延師授經夜歸祖母
篤課倦輒撻之先大夫十四入泮迎學之日登堂拜祖
母祖母不悅少頃先大夫與方氏姑事一器物祖母怒

褫其藍衫撻之數十或曰兒秀才矣何撻為祖母曰吾所以教兒者望其繼父志承先業也今幸獲一衿便揚揚得意吾無望矣自是督教益嚴迨至先大夫入詞林散館出宰金匱縣迎養任所依舊自治中饋作羹湯以進太祖母如初服則為孫女輩製履縫裳寒暑不輟聞有民家婦入署求太夫人不得指示之亦不信也戊子八月先大夫需次蘇臺忽接太恭人書言病劇乞假星夜馳歸太恭人暮年與太祖母相依為命坐臥不離考終之夕謂太祖母曰婦事姑未終不孝也然當與姑同

生極樂世界。請先往侯姑。顧謂先大夫曰、官不易爲。兒可不出矣。言訖而逝。異香滿室。三日不散。戊子十一月三日也。年七十有九。歿後四十五日。太祖母謂先大夫曰汝母迎我來矣。遂無疾而終。祖母秉性仁慈。胸次浩落。貴賤貧富、作平等觀、內外親疏。視同一體。實心直腸。不知世有欺詐事。橫逆之來。毫無介意。兩世仕宦。惡衣粗食。或人所不堪。而樂善好施。千百不吝。族有孝婦。藉刺繡養其舅。呼與同處。助之衣食者十餘年。常稱婦賢。而未嘗自以爲德也。故祖母歿。族黨親戚。無不欷歔涕

泣云。

先大夫梅麓公行畧

先大夫梅麓府君宰金匱時。嘉慶十七年大旱。捐廉勸賑得十四萬緡活民命無筭。以賑餘錢修泰伯墓。造南望亭豐樂橋。爲令八載。引疾去。官寄居宜興城中。東撒珠巷購得吳石亭故宅。奉養重慈。顏其堂曰春暉堂。道光初年宦橐羞澀。賣畫吳門。陶文毅公憐之。代報病痊。送部入　覲。因先大夫創議海運南漕。故有此舉。陶公命擬海運章程。爲未謁奇制軍。請示一切。故犯制軍忌。

不終事而退尋丁祖母憂遂杜門不出日以授經爲業吟詩爲字賞鑒書畫爲樂忽聞廣東林少穆制軍燒烟土逐夷人諸案歎曰天下從此多事矣求治太急中外不甯奈何奈何能速辭世不見兵亂即大幸事辛丑夏六月二十五日無疾而終考終前一日猶能書藏書目錄校對雙鈎墨蹟半月前夢見陳芝楣先生遣使持書來請辦陰間大事是年四月間先大夫獨在湖山書畫樓中檢點書畫偶見一物惡狀難看驚走下樓心駭色變家人問之不答至今不知所見何物竊此宅多狐吾

鄉俞壽官年八十餘居溧陽戴埠爲吏氏掌木業嘗與余言此宅幼見潘氏進屋住二十年賣與吳氏住二十年又賣與先尊四十年間三易其主矣因討先大夫去世裘移居吳門以便刻書鐫帖剛二十年宅有吉凶信然先大夫歿後一年夷人作亂上海鎭江皆被侵害繼以西寇猖蹶天下蹂躪者六百縣兵戈擾攘殆無寧日裘遭兵難南北奔逃而先大夫在天之靈安然無恙非福德雙修何以臻此書罷慨然

紀夢前世父兄

余年二十三歲三月間病劇宿宜興老宅綠天小構書
屋夢見身居巨室着古衣冠書房觀書見一青衣僕來
報外有少年要會面有話談問其姓名不答曰爾主人
當自識之余曰請俄而客至方面高鼻濃眉大眼高冠
長佩一揖而坐詢其姓名拂衣而起曰我爲爾兄何以
忘之遂說前生爲某事自經爾知之坐視不救今索爾
同至陰曹質訊無多言去去余因知前世事謂言此事
是兄失志弟本不知情正議論紛紛忽聞門前呵殿聲
馬啼聲青衣趨報老爺回來于是弟兄趨出東西侍立

見儀仗甚盛。護從百餘人。入入轎。扶着玉帶紅袍宰相冠一位老爺下轎、阿殿歷階而升中堂。面南而坐。指兄曰。不肖如汝極矣。汝自無行。死於非命。反來誣汝弟。何耶。速去。毋暫留。如違。不汝赦。兄於案上提硃筆書曰。饒爾廿年。余奪其筆曰。爾我兄弟也。兄弟雍雍如。怡怡如。爾欲我偕往。我即往矣。何待廿年。兄曰。三月兩人無言。兄告辭。乘輿而去。余送之。連聲漫請而寤。一身大汗。起覺體輕。疾從此愈。

紀夢人壽可延

余三十五歲時住釣橋陳氏廣宅。夜夢身坐大廳。見五人席地坐階前食飯。有一高脚牌靠在中門墻上。心知其陰差。下堂看牌上名。正面無我名。翻轉見頭名者齊子治三字。上有硃筆一點。退立堂中。五人食竟。頭差來前。余謂之曰。汝五人來喚余去者耶。曰然。余歎曰。世味都已嘗徧。去世也罷。但上有老父未送終。下無一子以接代。二事未了。難爲情耳。差曰。然。如之奈何。旣而曰。罷罷。我爲汝去同一牌說。汝安徽籍人。已歸無喚處。便可了案。余曰。設移文到徽查出實情。再喚奈何。差曰。無

多言。獨不知人有可延之壽乎。去去羞頭貫牌而出。余目送之。乃宿雞已鳴矣。一善念起。冥感鬼神。爲人子者。可不愼歟。自今思之。倏忽已隔三十年矣。人壽可延。其言不妄。

夢爲僧

道光辛丑十月、喪丁父憂、來蘇謝孝、左腿患疽。誤食豬肚。氣閉臥床。夢見山水深幽處。現一小庵。顏曰寂照禪院。步入中堂。見二三十僧、合十圍繞佛座。朗念阿彌陀佛。旁有老僧見我來、喜謂我曰、汝亦來矣。汝衣尚掛東

壁。取衣衣我我自顧儼然僧也。解衣摺好、搭於左臂。對
長老曰我願未了。書帖未完工。未便還山。他日再會。去
驚寤發汗。汗止坐起食粥。明日疸自消。一瀉而愈

夢見狐仙

道光二十三年、余居吳門西麒麟巷雲起樓。樓與藩庫
廳狐仙樓間壁。夜夢自持短檠步至仙樓東廂下。將短
檠置門角避風處。獨立簷前。見美女一雙雙攜手而出。
五色錦繡衣裳。衣香花氣襲人。環珮之聲盈耳。瓊樓玉
宇。圖書鼎彝。極其精雅。彈琴敲棋。吟詩繪畫。諸女伴笑

語喧譁。今人魂銷心醉。料得阿麼迷樓中。花團錦簇。約略似之。涼風凜烈。持槳轉來。掩門而睡。不覺晨鐘已動。旭日初昇矣。

同斐陳忠愍公約會

道光壬寅。英夷犯上洋。陳忠愍公化成死之。練廷璜刺史殉之嘉定城中。繪圖徵詩。余題詩曰。流芳中國阿芙蓉。保障江南忠愍公。如公其人倘有兩。逆夷安敢窺吳淞。東西礮臺起得勢。計出萬全時不利。手壞夷船挫敵鋒。功敗垂成豈天意。不足與謀彼豎子。賊至身先作鼠

鼎。獨力難支死職臺。嗚呼忠愍真可哀負屍者劉殮者練。武進士劉君國標負公屍藏諸蘆葦中越十二日國標乃至蘆葦中負出膚體不敗面如生嘉定令練君廷璜殮公於嘉定城中得繪公像炎天十日色不變建祠兩地荷天恩。繪像一幀傳真面。聞公死事心痛傷。瞻公遺像淚成行。求之今人不可得。古人誰可相頡頏。督事恩同岳少保殉難慘比張睢陽。安得圖像百千幅徧示逃亡食君祿。此卷藏在立人刺史處。吳縣小市橋倪氏刻字店中。摹刻公像。刻余詩於像頂。印刷數十萬幅徧售天下士民商賈。獲利數百千緡。余作詩四十餘年。積成

四十餘卷眼見此篇廣傳海內附驥尾而名益彰何其幸也越一年癸卯六月余居西麒麟巷雲起樓夜夢有人從陳忠愍公處來云公現爲蘇州府城隍慕君名特來奉請過談爲快邀余去余遂從之到一園中見公衣冠出迎喜動顏色身長骨瘦紅頂花翎延我並坐啜茗淸談引遊亭榭指示書畫俄報客至轅門請謁公曰請坐我去卽來良久視天欲雨頗有歸思公回謂余曰天有雨意余遂告退與客同出園門公送之途遇雨憩小亭內驚寤是夜陳姬夢見四童子持大燈籠兩箇來說

新城隍陳化成夢請老爺過去談天。姬不許入內堂。以有事不服求回之。去四童去、少頃又遣四大家人持燈來迓。謂陳姬曰、是我家老爺慕名相請過談。即將送回。並無別故。勿慮也。姬見說。遂將長彩衣我身。遂大步出外。姬久待不回。天欲曉。正念切間。見我入室。汗流如雨。四人在後手持洋燈。出片紙呈陳姬。上有六十七十再會六個字。四人辭去。夢覺與余說夢。余剛夢謁公歸途遇雨憩亭時也。兩人同夢。兩夢同時。大奇大奇。豈眞詩歌足以感神耶。何見愛之若此也。所云六十七十再會

者。即吾不得而知矣。

斗姥送保命燈

咸豐紀元中秋前一日大雨如注。天井成池。余病頭風。將及兩月。夜間跌坐雲起樓榻上。童子壽康赤脚蹲在榻旁垂頭而睡。余閉目宴息。聞門簾有聲。見一丫鬟持燭臺進房。置方桌上。又聞門簾聲。見一老嫗珠翠滿頭。盛裝盛服。抱一斗燈。上籠碧紗。上踏步床。置斗燈於床頭。復以百齡褉掛在帳鈎上。退出房門。簾復有聲。余張目四顧。一燈如豆。半明半滅。窗外雨聲如瀑。童睡方酣。

尋病愈

夢飲瓊漿

咸豐六年余居吳門友來巷偶病渴經月不止夜夢隱几而卧覺視坐處迥異尋常室無燈燭放大光明精舍三間裝飾華麗仰觀無梁琉璃結頂中堂高座四面皆空座後長几一張鼎彝斑斕盡屬精潔右間方几靠中間花窗余坐上座見一道姑容光四射姍姍其來雲髻高挽金鈎碧領風裳水珮飄飄欲仙余曰此間是汝打坐處耶何寂寂也曰然夜半無儕日間道友不少余曰

病渴日久可有水漿飲我乎。曰有。飲我壺漿。香透丹田。胸臆大暢。余曰此眞玉露瓊漿也。內視調息之法。可得聞乎。曰是不難。趺坐調息。余以指探其鼻孔。呼吸果絕。迴時乃罷。謂余曰世實空花。無足戀者。君好認識自巳本來面目。余曰誠哉是言。而今而後。吾知返矣。覺來天曉。渴疾頓消。細味名言。發人深省。昔年張船山先生贈先君詩云。待到紅塵功行滿。仙山携手未應遲。今記仙夢。因有感於斯言。

沈捕魚

無錫縣張村沈姓捕魚爲業。一生端釣鯽魚蘆窠中鑿小池餌沈池底。鯽魚聚唼隨釣隨得樂莫大焉。一日見一鯽魚浮於水面沈以魚叉擲之。魚去而沈頭落矣、此何以故。魚叉竿頭張一鐮刀以便樵蘆葉池用者。沈祇管用力叉魚忘却鐮刀之自樵其項矣。噫以術釣魚尚遭天譴。視世之以術釣人者。禍不旋踵更可知矣。

假喫三官素

梁溪鄉人、忘其姓氏。遠道訪親戚。戚家議殺雞以待。某知之急謂主人曰、我食三官素。無須殺生。主人待以素

餐而返河干過渡已在渡船岸上有白髮老翁呼曰、船上有假喫三官素者勿渡衆譁某自言我不喫三官素爲親家要殺雞待我故託言喫三官素耳衆推之上岸毋許同舟某上岸覓白髮翁不見回視渡船中流遇風覆矣救一雞命得脫水死乃知放生一節眞善舉也其可忽諸

火神顯靈

庚申之變、宜興兵亂居民避寇周鐵橋有小童在竹園中拔笋園主見而撻之撻之不足又從而係石沉之塘

童哀求不許大呼曰拔數根筍便置我死我訴火神燒爾全家方雪我恨越日園主室中火起一家眷屬盡成焦土四隣無恙人稱速報無如此者吾姪功炎隨母避難親見情事據實述之如此

食鴿顯報

有嗜食鴿者烹法與衆殊鍋蓋鑿空數洞置活鴿數頭於釜中湯溫鴿頭由出鍋蓋外以醬油酒灌之鴿渴貪飲酒醬而死剖食味甘食單創法口稱自誇無何火焚其家嗜食鴿者樓居頭由出墻洞外身焚口渴貪飲水

龍噴水宛如鴿頭中出鍋蓋模樣爲貪口腹而遭顯報宜哉

殺蛇顯報

婺源北鄉某樵於山岡上聞木魚聲下視之見一巨蛇蟠在山脚昂頭叩齒樵者削水竹數百竿以藤縛竹向蛇頭一擲蛇斃樵歸半年不敢過此山下日久忘却偶過蛇處見竹一綑猶中蛇身以柴擔撥竹蛇毒中身立斃

養貓致富

蘇城有老嫗某氏來友來巷余寓中說其主母少年貧苦養一貓甚愛憐之一日貓啣珠領巾一條來家主母得珠家漸豐裕買舊宅移居貓至空房踐地板不去呼之不來向人頻叫主母知有異起地板搜之得金條一銅鑪家益富遂雇老嫗專服事貓貓子貓孫不下百頭食以魚餐夏帳冬被如養嬰孩三十年後主母殁貓亦漸散主母無子祇生二女家財二女分得之

鬼書示警

婺源沱川余某生二子數孫頗有田園某死妻存長子

棄妻子不事寡母而外交匪人一夜亡父回家獨坐中堂聲言長男不肖家道中落歎息而去家人驚懼屏息明早視中堂地上大書八字云爾爲匡章我爲瞽瞍餘無他異余旭庭堂舅親述其事

地滅

沈旭庭與余言昔年江陰鄉人某男子平日無惡不作一日提籃買菜回家行至家門空場上脚如縛不能行旋陷土中數寸一時間陷没至臍人拔之痛欲絕鋤地更痛口不能言三日滅頂而地無痕迹可尋亦地滅之

一證也。

石港米市橋雷異

咸豐十一年正月、余從常郡陽湖東洲村渡江。寄住通州石港場。與我婺源施曾堂朝夕往來。頗不寂寞。曾與余言石港近年、有某氏守節多年。一子極其不孝。一日雷提逆子跪在米市橋上。人推不動。如鐵鑄成。口述待母惡處。今遭雷擊。其母知之。哭奔前來。跪求雷宥。留子以養餘生。子自懺悔。不敢逆母。求雷赦罪。雷乃收聲。母攜子歸家。從此事母極孝。至今母子俱存。

義犬

道光間、奉天甯遠州西鄉有陳姓者。兄弟二人同居。弟娶未久死。其妻有孕。招鄰婦為伴。姒婦利其貲。陰結鄰婦。如生男。絕其命。當酬錢五十緡。始難之。而終許之。及產果男。鄰婦以大針刺兒腹。氣閉。產婦不知。直謂其兒死耳。當以綵帶縞巾包裹。埋之山坎。未幾。母家憐其女遭夫喪、復失遺腹子。命其子以車迎歸。道過埋兒處。尚隔數十步。忽有一犬奔躍前來。遶其車。婦驚曰、此吾夫家司戶犬也。月前曾產數犬。一日不見小犬失乳俱斃、

今何爲在此。叱之不去。鞭之急。投轅中咬婦衣作欲令下之狀、婦兒駭甚。曰、汝有寃可前行。吾從汝。犬俛首去。婦兒尾之。至一所。蔽葉圍繞成堆。犬發其覆。見啼婦兒。抱至車前。婦熟視包裹巾帶。不覺失聲哭曰、此吾兒也。何死而復生耶。卽邀其兒回夫家。似婦見之、曰何處抱兒來也。遂告之故。似婦訝甚。陽若有喜色。及易中帶見腹間皮裹膜外橫揷一大針。始知姒婦之肆其毒也。婦兒鳴之官。官鞫得其實。置姒婦及鄰婦以法。而責其夫兒以不能正家之罪。是兒埋時至回家中隔十數日。所

以不死者。賴其犬以乳乳之也。徐旋卿曰。聞之友人陳氏。非富家。而娣姒相殘。圖絕其後。犬之不若。何哉。兒之不死天也。不然。犬針刺腹。壯夫亦危。況嬰兒哉。此吾友徐旋卿所說義犬事顛末如此。因作此詩。以警斯世。時丁未臘八日。詩曰、娣婦之心惡獸惡。鄰嫗之手毒蛇毒。兒亦何辜罹其毒。墮地便遭針刺腹。針刺腹。兒不生。編巾絲帶埋田塍。斷送一命五十緡。圖產陰謀人不聞。人不聞。犬獨知。娣婦殺兒犬活之。子文虎乳兒犬乳。一虎一犬皆千古。人言橫江惡。娣婦風波更難度。人言饕餮

貪鄰嫗狼心更不堪婦雖有肉犬不食義犬之名奸婦出碎身粉骨有餘辜人心之險有是夫嗚呼人心之險有是夫義犬義犬古且無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翠釧曲憫周全福

武林吳我鷗觀察官蜀買一女奴周全福者年纔十四，而氣體温和資質穠艷閨秀中絕代姝也愛憐之欲納為妾先是觀察賦悼亡以侍妾某為夫人及罷官歸與夫人謀夫人蓋妬而狡者也詭云若得金色翡翠釧為質當使侍寢於是罄其宦囊約費三千餘金購歸奉之。以為朝雲得伴東坡矣詎受釧後頓食前言閉全福高

閣中逾月不獲一面觀察始知受誑然亦無如之何賦詩傷懷鬱鬱成疾泫然走告戚友曰不圖某暮年猶爲情死輩以爲顛未數月而訃音果來嗚呼奇矣觀察既歿全福知其爲己也泣血痛心誓與俱死復念徒死未足塞責俟守貞三載乃以身殉而某氏酷虐百端必致之死而後快全福曰嗟乎儂之所以隱忍苟活者將以成吾志也今休矣遂於觀察小祥之期雉經而亡計其年僅十有五耳嗚呼又奇矣咸豐辛亥冬買棹至杭友人高小垞爲余述之予謂此固古今所希聞貴有聞名

教匪淺迹爰次其顛末作翠鈿曲以俟後之採風者詩曰扁舟夜泊吳山隴金石圖書壓裝重忽遇詩人高達夫酒闌燈灺談情種情種流傳自湘西儂家生長浣花溪枇杷樹底嬌鶯住荳蔻梢頭乳燕啼嬌鶯乳燕眞無價碧玉待年還未嫁可惜傾城絕世姿迍邅辱在泥塗下泥塗一擲逐青衣歎息芳容識者稀青銅鏡子晨空照紫玉釵梁雪不飛風流觀察來巴蜀好色胸襟儕宋玉夜燒銀燭治官書肥婢成圍如立鵠鵠立班中見璧人雪膚花貌玉精神頻教鶴髮顏唐叟一顧驚爲掌上

身身世雖微材邁衆因緣冀續高唐夢此際心通一點
犀何時翼接雙飛鳳雛鳳翩翩玳瑁筵張衡從此賦歸
田仙舟琴鶴追隨外載得西施返浙川返時欲趁江湖
長葛嶺從容停畫槳閒說巴潼獲寶歸紛紛擁看誇無
兩兩處情絲繫絳襦謀將金屋貯羅敷虔婆心妬言奸
詐我見猶憐況老奴老奴朝夕長留戀思與妖姬結姻
脅索聘偏輕祿玉暫定盟不重黃金釧金釧無如翠鈿
精陡然娘子出奇兵請將紺色雙條脫來易秦關十五
城欲換秦城需趙璧官囊傾盡都無惜搜遍西泠儈販

家訓光圓映秋岑碧。碧花巧制奪天工。什襲懷歸納補中。誰料蚌胎投海北。忽聞獅子吼河東。狂吼無端逢彼怒。紅樓驟把佳人錮。隔斷巫山十二峯。思量弱水三千渡。弱水巫山覿面難。遊仙好夢付邯鄲。玉環無那心俱碎。錦瑟常隨淚暗彈。淚落青衫悲薄命。文園遂臥相如病。通幽作賦倍淒涼。長恨成歌徒諷詠。詠罷風懷一卷詩。沿門愬遍斷腸辭。楊枝愁殺白居易。桃葉休嘲王獻之。楊枝桃葉空思爾。滔然付與東流水。哀此情癡竟有心。白頭還爲紅顏死。此時妾淚漲秋波。此後相思奈妾

何元鶴有聲悲閬苑碧鸞無尾綴銀河銀河不接黃泉
路裴擲鉛華事縞素二七芳韶未破瓜貞心耿耿堪欽
慕慕彼垂髫總角身獨能守志出埃塵烟雲待上曹娥
石風雨長横妒婦律療妒無方遭坎坷知己已亡誰識
我水晶宮裏紅線歸金谷樓頭綠珠墮死後香魂一縷
輕泉臺聊報主人情憐他十五如花女數尺吳綾了畢
生生死循環堪哭踊西湖爲築鴛鴦塚冬青樹上烏夜
啼片石留銘此邱壟我聞其語心暗傷陰風慘淡燈無
光拍案驚呼大奇事情夫貞女非尋常非常芳蹤當徵

錄萬古清風振汙俗與酣狂叫招故人聽我高歌翠釧曲

張烈婦手殺二賊

烈婦姓嚴江蘇吳縣人父清泰官兵部司務幼隨父京師端莊有德習禮明詩適同里張鈺鈺服賈京師賃屋沙土園中室三楹婦居左室東西廂一爲廚一梁姓嫗居之肆傭張八先與梁嫗有私八以他故遣去辛丑閏三月十一日鈺往三河婦令嫗移居中右室十五日八來與嫗私語移時而去十九日漏二下婦與子官兒卧

嫗私納八入叩左室門趣婦起助八行强婦以死拒八卽八廚取刀指婦曰不從先殺兒後殺汝再要汝夫於途而殺之以快吾志直趨左室婦恐其殺官兒從後以手抱持之嫗奪其刀佯勸八毋用强勸婦從八婦詢訧爲此意者嫗曰我兩人久有私恐若知見逐不如汙若以塞口婦俯首良久佯諾之同八至右室八令嫗出婦令八先寢乃出所儲秫酒自飲一壺出二利刃一藏諸懷一藏膝袴中以酒壓八八醉眠嫗狀先刺八喉八奮力格刀刀墮旋出佩刀刺其心乃死嫗聞聲叩門婦懷

刃引婦入室持其兩手挾之坐於牀婦見嚇然死人驚
曰若殺人耶何忍也婦曰吾非忍若所爲乃眞忍耳以
手挾之卧以刀斷吭刺其胸立斃婦乃去血衣藏兩刃
乘隙待旦呼兄到肆令逐鈕歸二十一日晡時至家詢
得其故大驚婦曰吾自殺人不累汝也即詣官自首移
刑部鞫實得勿問遂釋婦婦年三十旋隨夫攜子返吳
同住桂河坊余時寄居吳門得聞其事未知其詳故未
作詩乙巳臘八日費文夢仙以烈婦傳見示有感於心
賦詩以紀并述其顛末如此詩曰今之英雄出女子紅

顏一怒二賊死豈眞力大能過人有仁者必有勇耳嗚呼烈婦心至仁安肯從賊汙其身事夫育子長安住肆傭張八通款遣艮人賬貰往三河張八猖狂以死拒嫗則從中作鴆媒詗知其故重低徊吾能鬪智不鬪力破涕爲笑計則得一壺秋酒自酌斟輪轉愁腸思殺賊仁心義憤可格天以酒壓賊賊酣眠譙樓更鼓頻頻轉兩道刀光如電閃狠藉杯盤次第收東西廂戶從容楗一刀刺賊喉賊猶格刀刀卽拔旋抽利刃洞賊腹賊心已剖賊命休傭死嫗生心快快引嫗入室斷嫗吭殺醉者

易殺雖難手除一害心乃寬換衣藏刃待天曉呼兒到
肆尋夫還詣官自首得勿問殺賊保身兩無恨全家安
穩返金閶烈婦聲名四海揚贊宮人刺一隻虎婦殺二
賊遙相當却笑男兒無血性畏賊如虎疲奔命不能殺
賊爲賊奴何顏見此烈婦乎嗚呼何顏見此烈婦乎甘
爲賊奴成丈夫

嚴太史示夢

咸豐九年己未六月刊亡友嚴問樵保庸太史詩詞告
成七月初八日夜余夢至一處精舍數間亭臺花木甚

盛與問樵暢敘別悰問其生辰答曰余生八月十三日寅時是卯非卯亦一奇也余題問樵遺稿四律詩曰意氣自千古交遊近十年問樵贈余楹帖云知君意氣自千古與我交遊近十年思君不可見灑淚校遺編吳苑花長好揚州月不圓魂兮何處至非夢語便便飄泊江湖際長年醉不醒詩情追李白酒德頌劉伶宦興淡於水桃花紅滿庭風流猶未歇忽隕少微星骨相孤高極吏難強項爲逢人多傲兀與我最相知共有烟霞癖從無軒冕思斯人不世出誰識虎頭痴妙語猶在耳思之涕自潸昔年余刻先集告成問樵對余曰一

件好事一個傳人都說癡伱做成了令人聞言感深以泣半生事劄劄方寸得安閒今日遂君願在天應解顏寄言同志者珍重藏名山

錢觀察事畧

故友錢步文冬士觀察錢塘人也道光壬辰科以名進士觀政銓部浮沉郎署垂二十年簡卓薦擢郡守需次吳門時粵寇鴟張江南方用兵大吏知其廉且能委攝道篆總軍需事辦而用節未幾積勞卒於旅邸冬士之嗣無室家同官憫其窮經紀其後事歸櫬於其鄉甚義舉也冬士工六書精考據生平所爲詩歌音節古穆極

類其爲人咸豐七年春冬士袖詩訪余友來巷屬余刪定余曰諾此事僕當任之丁巳十月初七日冬士去世余卽將其詩付梓越一年剞劂告成余哭之以詩卽題其卷首詩曰老友竟長往臨風涕淚并傷心三月病憐目一棺橫鐘鼎人間重文章海內欽不才慚後死何以慰先生一事堪瞑目羣稱太守賢破車還共仰（太守官農曹時乘破車友人戲詩云旁人不識郎官貴一箇疲驢一破車黃秋士爲繪破車圖余作新樂府以昭其儉）還硯句爭傳（去冬太守失硯余贈以大龍尾硯流滕之以詩太守作還硯歌以見却余因刻兩詩於硯）背宦興付流水遣風追葛天道山賦歸去撒手撒塵緣

平生何所好索句與臨池詩偶摹蘇軾書嘗鄙李斯太守詩云余亦酷習書古體竊謂離詎克學書篇排頗鄙李斯自詡云余嘗請李斯之作小篆務取整齊畫一此亦風氣使然然較之古籀實有雅俗之別惟彼毁滅古蹟欲獨以其書旋觀百代令後人舍其道而末由幸古籀鼎未盡澌滅此實先聖之靈所呵護而留遺者特世人惟事描摹罕求筆法遂覺索索無生氣轉不如小篆易見提拔耳部中闈有女膝下苦無兒身後百端事茫茫仗阿誰我亦垂垂老霜花兩鬢侵故人從此別哭而獨行吟久欲刊詩稿何方覓素心名山千載事勉力為君任余廣太守籌貲遺刻稿故及之乙未冬十一月余居友來巷雲起樓夢見冬士於高山孤廟之中寂然無人暢談而別十二月又

夢冬士乘輿蒞事甚盛衣冠整齊與余話別云赴任遠方一時不得相見特來謝刻遺詩即以告別語畢一揖而去余送登輿見其以袖拭淚也寤後惆悵久之冬士生前聰明正直歿後自當爲神我爲後死區區刻其遺稿一事竟承道謝於夢寐之中亦一奇也故記之詩中所云破車圖還硯歌詩附錄於後

破車圖　美郎官之好儉也

咸豐四年夏浙江錢冬士郎中出守江蘇因京師友人贈詩有時人誰識郎官貴一箇疲驢一破車之句

黃秋士遂繪破車圖以贈太守因作此詩編入新樂府中昭其儉也

郎官好儉乘破車時人慕之繪爲圖豈惟僕素無華飾車轄欲脫車蓋仄駕一匹羸瘦且疲且前且卻行遲遲日日長安市上過笑煞屠沽遊俠兒君不見彼姝者子乘油壁繡帷華轂人爭惜又不見七香車過馬如龍王良意態何其雄破車兮破車君子乘之又何陋何况郎官應列宿人言郎官囊少錢輶軒使燒豈不憐我道郎官錢雖少一車之願應堪了丈夫姿

事一室況一車心素無車破焉曉國計民生念正深先憂後樂復肩任高車易遂相如志五馬難歡杜母心一麈出守到南國甘雨隨車咸頌德白鹿開道夾輪行猛虎渡河避轅匿團扇家家畫放翁破車圖出廻不同舉世尚華不務實金玉其外絮其中圖此破車遍示世何難易俗而移風紅塵功行他年滿安車蒲輪歸緩緩蒼生苦憶還山仙老朽欣添臥雲伴仙翁老去身更健芒鞋竹杖尋詩遍安步當車再補圖傳爲佳話人人羨

贈硯歌

咸豐六年丙辰十月下澣訪錢冬士觀察於滄浪亭聞其大端硯被竊歸檢破簏得龍尾大硯盆二遂分其一以贈歌以媵之

冬士先生古君子圭稜如岳心如水官囊衹賸一片石琢成圓璧大逾尺當窗紅日慣臨池揮灑雲烟落滿紙峋嶁鐘鼎古無儔秦篆漢分世少比求書人集戶限穿滄浪亭畔鬧成市斯時斯硯無刻閒朝磨夕洗長依几一朝失去覓無蹤不識何來夫已氏巧偷

果是米顛流寶劍還當歸烈士觀察清廉胡不聞偏來竊硯此何以我思書家寶硯遺何異美人妝鏡毀歸裝破篋得二硯石非端溪是龍尾圓如滿月形如盆徑則盈尺深寸許一斗之墨儘可容如椽之筆亦可使持一贈君豈有他藉此聊訂石交耳狗尾續貂難解嘲蠅頭附驥差堪喜兩心結契如硯堅不損不懷留褱字

還硯歌

余常用一大端硯甚佳忽被竊去玉谿因以所藏龍

尾大硯見贈余未肯留也賦此還之

錢子大硯忽被竊齊于聞之轉愁絕謂是書家寶硯亡何異美人明鏡失急翻秘篋出舊珍龍尾鉅製圓如月謂此硯盈藏有二吾儕今各用其一石交宜以石證之侑以詩篇尤奇崛余乃三拜逕登堂頓覺圖書光發越東坡昔求龍尾硯易以銅劒詩更迭今我不求硯自來坡仙有靈嘗妒嫉明月光去得夜珠陽春詠罷賡白雪從此工人得利器磨墨磨人恐難歇詎知余更有遐思暮齒何須戀珍物身將隱矣焉用

文行將翰墨屏一切石交定欲以石證何殊膠柱乃
鼓瑟況君累代擅著作小玉雖小已傑出（哲嗣小玉年甫九齡）詠詩時有雋句硯雖有二未為多兩美何堪令離別感君雅
誼心非護酬詩返硯非虛飾君能不吝我不貪堪為
千秋添故實從此延平雙劍合不數相如還趙璧

李節保

婺源西鄉人李節保橫行鄉曲劣迹多端一日閒行見
藍布袋袋中有錢十四文遺於道左拾而懷之少頃有
小兒年可八九歲哭泣而來徧尋布袋不得便欲尋死

李見之問其故兒曰我是孤子後母遣兒持袋并錢十四文上市買米半升袋亡錢失歸難見母鞭撻之苦不可當也不死何俟將欲投水李憐而還其袋與錢兒叩謝雀躍而去越一年村中行瘟死者甚衆李亦病危夢寐中見閻王坐堂審事李到堂王呵曰汝在世積惡匪淺當責而錮之李曰我雖不端好事亦做不少如與人成會與人排難解紛將功抵過或可免罪王命枰稱功過功輕過重枰終不平俄而有老翁持一藍布袋投下功枰頓重大勝於過王見之遂宥李罪加李壽一十二

年李病遂痊心知投袋老人即孤兒亡父口述其事焉世之拾遺還人者勸同治五年丙寅四月二十有二日余同戴維莘訪鄉友張榮春於泰州北門外韓家橋酒酣耳熱暢談因果張述其事如此

張榮春販鹽善報

張二榮春婺源西鄉大坑人少孤繼母撫養成立年十四習木業於泰州城北咸豐十年販鹽七船過江泊句容茅山下適有長毛賊下山逐婦女兒童婦女兒童投河甚衆張見之急命船戸將鹽拋下河二十七包救出

投水婦女兒童二十七人是夜飯難民苦無薪張命船戶劈船板以炊歸時當以新板償船戶童婦德之次日船至鄉鎮鎮上局董某孝廉指揮殺鹽販焚鹽船次縛張船戶正就戮問有垂髫女奔呼某舅爺此張客人船戶救我們投水者二十七人是眞好人斷不可殺某孝廉聞呼聲知是外甥女口音便止戮問故外甥女哭且訴某局董因請張入局款以酒食頌盛德不置遂遣鄉勇數名持局護票送出江是役也鹽雖無利息而船戶男婦三十餘人皆未遭害若非一念之善拋鹽救難則

次日焚船戮販何以得免天之報施善人何其如此之顯且速也憶張年已五十有一身健如壯年一子三孫家雖不豐而環堵蕭然天倫樂足善人有後不卜可知

祖妣俞太恭人蓄孝犬

先祖母俞太恭人居婺源沖田老宅時蓄一犬犬母對門鄰家所蓄老犬也犬母食粥飯必先迎犬母來食飽送之歸再來就食餘飯十有餘年風雨無間犬母死犬亦號哭絕食斃時人謂先祖母之孝化於畜犬也良然

蓮谿禪師畜義犬

揚州蓮谿和尚善書畜二犬一名小午一名小與小而靈同宿一榻性愛潔視茶有色水不清者則不食也粥飯亦然蓮谿吸鴉片烟人以潤筆番銀十元投烟盤中蓮谿送客出門許久始歸視盤中銀不見所在亚蒼皇問犬從枕底一一啣出如數置盤中知犬恐爲人竊銀代匿枕底爲蓋藏也鎮江營官來見二犬甚憐之向蓮谿索一犬蓮谿肯與而犬不願從奔號咆嚙堅定不去營官回鎮思犬不置後遣兵數名船一隻禮物數色重到蓮谿處送禮索犬蓮谿好言慰犬命犬從之去犬亚

淚大哭勉强從之下船絕食數日唯哭而已至鎮營官見犬淚漬滿面絕食悲啼惻而放之歸歸見蓮谿作穪子慕始就食焉時蓮谿寓與化禪院余聞沈旭庭言因有感於世人受養育之恩不圖報德而反謗害者眞義犬之所不齒也俗語云衆生好度人難度只度衆生不度人良不誣也

丁小仙歷迹

丁小仙大椿山東諸生落魄京口測字卜課爲餬口計道光壬寅英夷作亂南京牛制軍鑑奉命鎮守上洋

求奇才異能之士有人薦丁於牛丁善說痛罵朱子而以孔明小比者牛受其愚而問平夷之策丁曰英夷所恃以藐視中國者不過一火輪船耳吾以水輪船烏龜船制之彼技已窮何難滅此朝食牛然其言發銀萬兩着丁造船以試之丁因請幕友楊蕉隱振藩幫辦船務楊是余總角交工書畫善文詞亦好大言不慚者春暮到蘇州葑門外大寺內為造船局雇鄉勇二百名朝夕訓鍊牛遣其子監局事丁如父丁視之不啻一小僕也三首縣來見丁垂手立兩旁丁不命之坐分付數語而

擇之去一日余居三太尉橋馬氏宅中刻先大夫遺文詩集校讐之際忽聞人馬喧譁老僕傳報有客至延之入小室見故人楊蕉隱同一身長而黑似文非文似武非武者來余心異之一揖而坐互詢姓名世係楊與余耳語造船破夷之策約余入局同辦軍務余告不才無服辭之去楊丁約來日局中濡酌候教越一日余徒步同詹亮功七十八歲老人至船局見丁楊詢水輪船島飛船來歷對以夷中參謀丁大年亦中國產宿上洋娼家爲戎作奸細院差告知密訪得交大年到其船中出

示船式云此物可破火輪船以水制火以小攻大因巷大年於牛制軍賞以四品頂戴問大年在夷何職官郎曰大於四品多矣又有造船木匠一人亦中國產爲夷內線者邀之在局監造船工余同膺飽飡酒食唯唯而退回寓作書千餘言暢談古名將破敵之物如岳鄂王用腐草巨木破楊么樓船之類從無以船破船者論大年與木匠顯然奸細以船式誘進軍營探知消息爲夷耳目苦勸焦隱速辭出局勿爲身名累託詹老送與楊閱閱過取回不足與外人道也秋月四水輪船成八烏

龜船亦就水輪每船用五十人輪流踏輪而上四日四夜五十人脚板皮踏裂不得到上洋烏龜船用六人坐在船肚中龜頭龜尾放槍四脚蕩槳龜背通天以牛皮連毛釘在龜背四旁擬以此物泛至火輪船邊鑿火輪船底其體如龜其用如此丁大年與造船匠頭忽不見去向制軍知船到上洋親出城觀試船於黃浦江上是日風掀浪湧水輪船五十人竭力踏不向前烏龜船八隻徐出江心爲風浪打沈而歿水手盡死無一人活者制軍歎曰可惜好銀錢造此無用物丁亦不斷而退反

怪天時之不利人力之不濟也未幾夷船到吳淞口寶山縣官周公綬吳淞口一路到上海兩岸皆設砲防一日丁傳牛制軍令箭命周令撤砲防聽夷船進口是時陳軍門化成駐東砲臺牛制軍駐西砲臺陳以砲擊夷船夷船敗欲退西砲臺不擊夷兵官無故而潰散夷船乘間而進陳遂受害當時主持西砲臺軍務者即丁小仙也周令聞陳殉難牛與丁逃竄夷船進吳淞口憤極傳呼鄉勇有能追殺丁小仙者賞千金丁遁去竟不可得越二年春余居西麒麟巷忽見楊蕉隱來說現與丁

小仙在震澤縣署中左清石刺史請伊等到蘇買綫路爲辦太湖捕盜來商於余綫路從何處得余曰君等憲幕中上客曾爲制軍參謀不合與縣令捕盜況捕盜賊是捕快責任與軍師何涉我在吳門日以刻先集古帖爲事不問塵世事君以捕盜爲問眞問道於盲矣今英夷作亂　國之大盜也寶山縣之撤砲防西砲臺之兵潰誰執其咎今縱大逆而捕小賊是何居心是何命意君速去毋少留恐爲仇人側目也楊述丁佩服先見之明置酒舟中候教邀余出胥門登舟見小仙立船頭長

揖延我上座楊丁左右坐船娘斟酒丁談夷官與我官議和於金陵舟中學夷人禮儀我見丁手舞足蹈之狀不覺大笑忽記古人楊左思學高麗舞今人丁大椿學英夷儀千古遙遙相對古今人何必不相及也後數年余載書出遊袁江下榻于湘山蘆雨軒又與小仙席間相遇時小仙館於于湘山家庚申之變余過江避地通州石港場于壻漢卿寓中詢知小仙歸山東爲寡媳所逐不知何處去矣楊蕉隱傳聞浙江克復後曾爲龍頭場官云